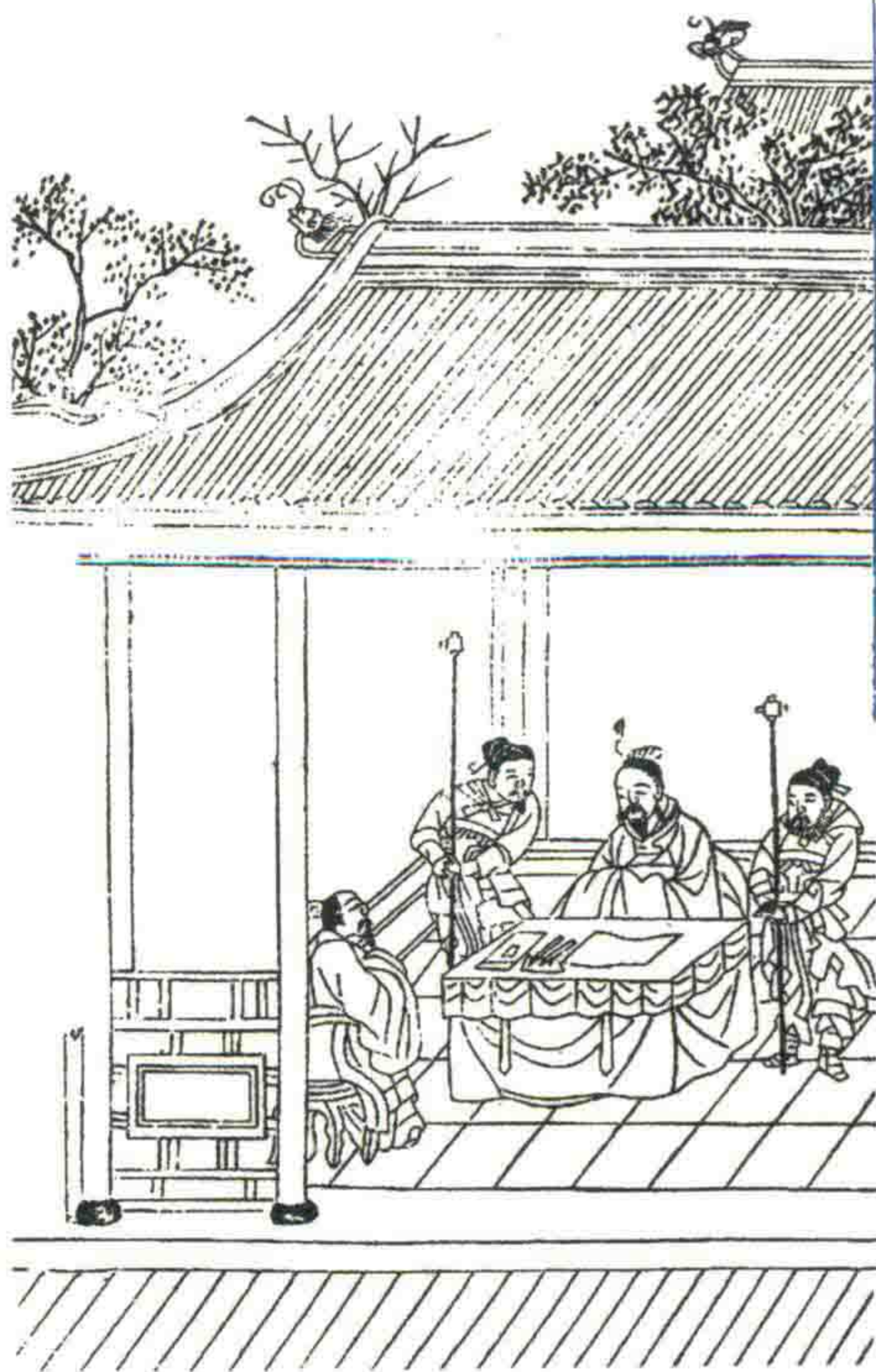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国孟子研究院组编

《孟子》七篇解读



梁惠王篇

陈来 王志民 / 主编
陈来 / 著

齐鲁书社

中国孟子研究院组编

《孟子》七篇解读



梁惠王篇

陈来 王志民 / 主编
陈来 / 著

齐鲁书社

序 言

理解和诠释好经典的思想,准确合理地解读文本是优秀传统文化研究的基础,更是传承转化、应用普及的关键。《孟子》作为儒家经典,于“四书”中内容最多。其中所言仁政思想、浩然之气、忧患意识、大丈夫人格等,不仅在历史上闪耀着光辉,而且对当代治国理政、社会文明进步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。

近年来,山东省委省政府和济宁市委市政府立足儒家文化沃土,汲取孔孟思想精华,明确提出要对经典著作进行正本清源的解读。孟子研究院坐落在孟子故里邹城,秉持“围绕应用搞研究,搞好研究促应用”的原则,在传承普及、转化应用孟子思想方面有着强烈的使命担当和责任意识。《孟子》七篇解读正是适应广大干部群众读好经典文本,更好地理解、应用、弘扬孟子思想而展开的。

本次解读活动自2016年9月24日开讲,至2017年1月15日举行收官仪式,历时三个多月,由我和王志民、李存山、王中江、梁涛、杨海文、孔德立七位学者每人解读一篇,对《孟子》七篇全文进行了系统、详细的解读。国内有代表性的儒学学者走出大学校园,走到基层跟广大干部群众一起学习传统文化的经典读本,

应该说这是当代经典学习中的一件大事,也是儒学史上前所未有的的一件大事,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弘扬传统文化的有关讲话精神,实现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,做了有益的探索。活动由孟子研究院发起,济宁市委市政府和邹城市委市政府给予了全力的支持。参与解读的学者广泛参考有关文本,积极认真备课,力求能够正确解读孟子思想中的丰富内涵,同时注重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让群众干部听得懂、用得上。

文本解读的活动结束后,应广大干部群众的需求,活动视频在邹城电视台、山东教育电视台等进行了播放,取得了较好的反响。为进一步方便干部群众的阅读和学习,解读者在原来讲稿基础上进行了加工修改,形成当前文本。但文本毕竟出自七位学者之手,风格不尽一致,为了尊重和保存原貌,整理时对各个学者的文本风格都作了保留,仅从体例上进行了基本的统一。从这个方面来讲,还需读者根据各篇文本解读的风格适当调整阅读角度。

最后,因为时间仓促,问题在所难免,不足之处,恳请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。

陈 来

2017年8月7日

中国孟子研究院学术委员会组成名单

主 任 陈 来

副主任 王志民

委 员 （按姓氏笔画排序）

王中江 王志民 孔德立 陈 来 李存山

杨海文 赵永和 袁汝旭 梁 枢 梁 涛

目 录

序言 /1

梁惠王篇 /1

公孙丑篇 /117

滕文公篇 /245

离娄篇 /421

万章篇 /573

告子篇 /733

尽心篇 /829

梁惠王篇

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注孟子知
王欲以富國強兵為利故曰王何以利為名乎亦有仁
義之道可以為名以利為名則有不利之患矣因為王
陳之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
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注征取也從王至

《孟子》共七篇，第一篇是《梁惠王》。从汉代以来，《孟子》的文本每一篇又被分为上下两部分，所以我跟大家一起学习的是《梁惠王》的上和下。

在进入文本的学习以前，我们先对《孟子》其人其书做一个简单的介绍。

有关孟子事迹的介绍，最重要的也是最早的，应该是见于司马迁的《史记》。《史记》的《孟子荀卿列传》（下文简称《列传》）对孟子的事迹做了简单的介绍：

孟轲，邹人也。受业子思之门人。

“孟轲”，轲是孟子的名字。“邹人”，是介绍他出生和活动的所在地。比较重要的是这句话，“受业子思之门人”，是说他跟子思的门人学习过。以前对这句话也有一些不同的解释，有人认为“受业子思之门人”的“人”字可能多了，原文应该是“受业子思之门”。这个变动就比较大了，孟子学术的直接来源就变成子思本人，直接跟子思来学习了。如果是“受业子思之门人”呢，孟子就没有直接跟子思学习过，而是跟子思的门人学习过。这一点在历史上有很多的讨论，但是最近几十年来由于一些出土文献的发

表,大家越来越肯定孟子跟子思的关系应该是“受业子思之门人”,因为孟子的时代跟子思的时代相隔还是远了一点。

道既通,游事齐宣王,宣王不能用。

“道既通”,“道”在古代就是指道术,道术是指一套思想、理论、观点、主张。这里的“道”当然不是一般所讲的道,不是一般意义上讲的一种理论、一种思想、一种方法,应该是特指儒道。即这个道如果是道术的话应该是指儒术之道,我们的根据稍后再讲。“通”就是通晓,对这套理论思想观点的体系有一个基本的把握,这就是通。“道既通”表示他对儒道、儒者之道已经有了基本的把握。

“游事齐宣王”,战国时代士的阶层非常活跃,他们采取游学、游说的形式到各个国家去推展自己的抱负。“宣王不能用”,齐宣王当时不能施行孟子的思想主张。

适梁,梁惠王不果所言,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。

“适”就是到,“适梁”就是到了大梁这个地方。大梁这时候是魏国的中心,当时主政的是魏惠王,也叫梁惠王。“梁惠王不果所言”,就是不能施行孟子所主张建议的东西。梁惠王认为孟子讲的这套不符合实际,没有采用。

当是之时,秦用商君,富国强兵;楚、魏用吴起,战胜弱

敌；齐威王、宣王用孙子、田忌之徒，而诸侯东面朝齐。

当时，秦国是用商鞅主政，楚、魏都是用了吴起，齐国是用孙子、田忌来主政。

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，以攻伐为贤，而孟轲乃述唐、虞、三代之德，是以所如者不合。

这个时代的特点就是，大家追求合纵连衡，以攻伐为贤。“合从连衡”，在当时就是一种追求战争取胜的谋略；“以攻伐为贤”，以善于攻伐者为上贤，谁善于攻伐就把谁推为上贤。但是孟轲讲的不是合纵连衡的这一套，他也不主张攻伐，他讲的是“唐、虞、三代之德”。唐、虞就是尧、舜，三代就是夏、商、周，即禹、汤、文王、武王，他们的德就是道德。“是以所如者不合”，“如”就是孟子到的地方，他所主张的思想与这些地方当政的君王思想不能相合。

退而与万章之徒序《诗》《书》，述仲尼之意，作《孟子》七篇。

他就从这种游学、游说的活动中回到他的家乡，跟他的学生著书立说。“万章之徒”表示是好几个人。序，就是叙述，这个“序”其实和叙述的“叙”是相通的。这句话一方面说明我们今天传下来的《孟子》七篇是孟子和他的学生万章这些人共同的作

品；另外说明他的书的宗旨是“序《诗》《书》，述仲尼之意”，主要是传承发扬孔子的思想，特别是发扬《诗经》和《尚书》的一些重要的思想。

这是我们现在看到流传下来的《史记·孟子荀卿列传》里面对孟子思想的记述。关于《列传》的理解，我们还可以参考另外一种文献，就是《孟子题辞》。孟子的书到汉代就有了注释，东汉的赵岐作《孟子注》，《孟子注》前面有一篇《孟子题辞》，这篇题辞相当于《孟子注》的序。

《孟子题辞》中有一些重要的讲法，我们需要把它跟《列传》对照起来加以理解。

关于孟子的“子”，《题辞》说：“子者，男子之通称也。”这个讲法还是一般了一些，应该说“子者，男子之尊称也”，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称子的，我们也不是对任何一个男子都可以称他为子，所以这个“通称”换成“尊称”更恰当。

接着讲孟子，“邹人也，名轲”；下面讲“长师孔子之孙子思，治儒术之道，通‘五经’，尤长于《诗》《书》”。刚才我们讲《列传》里面说“道既通”，这个道是什么道？这里给我们做了一个说明，做了一个补充——“治儒术之道”，可见这个道就是儒术之道。在《列传》里面讲“序《诗》《书》”，在《题辞》里面也有一个补充，说孟子所通晓的儒家的学问不仅仅是《诗》《书》，而是通“五经”，对“五经”都有全盘的了解，尤其专长于《诗》《书》的理解。《列传》里面讲“游事齐宣王”，但是“宣王不能用”，这在《题辞》里面也有一个补充说明。

《题辞》里说：“当世取士，务先权谋，以为上贤。”《列传》里面

讲“以攻伐为贤”，这个“以为上贤”就是对“以攻伐为贤”的一种补充说明。所谓“权谋”，是前面讲的有关战争、战略的权谋之学，就是“合从连衡”。当时各个国家的君主如何“取士”？“务先权谋，以为上贤。”我们可以说，这是对《列传》中的讲法的一个补充说明。

《题辞》里面还讲了，“于是则慕仲尼周流忧世，遂以儒道游于诸侯，思济斯民”。前面我们说，孟子“道既通”，就用他所学游事齐宣王，那他是用什么思想来游事齐宣王的？在《题辞》里面也做了补充说明——“以儒道游于诸侯”，这既对“道既通”的“道”做了详细说明，也说明了孟子游事齐宣王的确是用的“儒道”。

《题辞》里面讲“退自齐、梁，述尧、舜之道而著作焉”。“述尧、舜之道”是对《列传》里面“述唐、虞、三代之德”一个更明确的说明。

从以上几点来看，《孟子题辞》和《列传》里面很多讲法有一种呼应的关系，我们在了解《孟子》其人其书的时候需要注意。

在分析完《史记·孟子荀卿列传》和《孟子题辞》之后，我们接下来看看孟子和孔子的关系。

《列传》里面讲到他和孔门的关系，说“受业子思之门人”，《孟子题辞》里面也讲到，“长师孔子之孙子思”，所以，孟子跟孔门有密切的传承关系。孔子讲过很多话，其中有很多重要的思想都是在孟子时代发扬起来的。在《孟子》里，孟子曾自述他和孔子的关系，讲过这么几句话：

第一句话，他在《孟子·离娄下》中讲，“予未得为孔子徒

也”，说我没有做过孔子的学生；“予私淑诸人也”，这里没有明确说明他“私淑”的是谁，但是我想，这个“私淑诸人”的“诸人”一定是一位孔门的后学，除了是子思的门人，还可能是孔门后学中的其他学者。这是在《孟子·离娄下》里面谈到的他和孔门的关系。

第二句话，他在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中讲到，伯夷、伊尹“皆古圣人也”，“乃所愿，则学孔子也”，自古以来圣人很多，比如说伯夷、伊尹，都是古圣人，但我真正的愿望是学习孔子。当然，他讲这个话的时候做了对比，虽然伯夷、伊尹、孔子都是圣贤，但各有特点，而他真正的心愿是学习孔子。这是他有志于学习孔子思想的第二个自述。

第三句话，《孟子·万章下》里面说“孔子之谓集大成”，揭示了孔子和古代文化的关系。在孔子之前，中国文化至少已有1500年以上的发展。1500年是指从夏代开始到孔子，孔子生活在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，夏代如果从公元前21世纪算起，到孔子生活的年代至少也有1500年。在孟子看来，孔子的集大成，不仅是对同时代比较近的周文化的集大成，也是对整个中国上古文化的集大成。

第四句话，也是在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讲的，“自生民以来，未有盛于孔子也”。“盛”，伟大的意思。其实在孔门有过类似表述，“生民以来未有孔子”，但是孟子加了“盛”字，突出孔子的伟大。

从这几点我们看，孟子有自觉学习、传承、发扬孔子思想和学术的志愿，这是我们讲《孟子》其人其书需要交代的。

总的来说,我们对《孟子》的讲解是要回归《孟子》文本的讲读和解析,是顺着文本逐章讲析,这是我们的特点。但逐章讲读和解析的重点不是在生僻字词,虽然古书里面有很多生僻字,今天的人不会念,不认识,也不了解它们的意思,讲读应该包含这一方面的内容。我们的重点在于思想的提炼和义理的贯通。文本本身有很多的方面,除了生僻字,还有与今人大不相同的写作风格。今天我们写文章都讲究语言逻辑严密,古人的文章不是,用我们今人的眼光来看,有时候好像有点前言不搭后语,逻辑上有点错位。关于这些现象,古人有很多种解释,使文本读起来能够更通畅,但这都不是我们的重点,我们的重点是透过文本掌握他的思想,掌握他的义理。

从东汉的赵岐给《孟子》做注以来,《孟子》七篇的每一篇都已被分为上下两部分,如《梁惠王章句上》《梁惠王章句下》。汉人所谓章句是把一篇文章分成不同的章,以便理解。古人的书不像我们今天的书,篇、章、节和段落分得清清楚楚;古人的文章是密密麻麻的,不分段,不分章,也没有标点。后世在讲解文章的时候,第一条就是要讲究章句,把章分出来。比如,我们说《梁惠王上》有七章,就要把这七章分出来。所以古代的经师很看重章句。

我们今天通行的《孟子》文本采用了阿拉伯数字标序,使用起来更方便,尤其是便于这些文本的翻译。比如说1·1,前面的1代表《孟子》第一篇《梁惠王上》,后面的1就代表《梁惠王上》的第一章。这一章在孟子研究里面历来都被认为有非常重要的意义,是带有纲领性的。

1·1 孟子见梁惠王。王曰：“叟！不远千里而来，亦将有以利吾国乎？”

孟子对曰：“王！何必曰利？亦有仁义而已矣。王曰，‘何以利吾国？’大夫曰，‘何以利吾家？’士庶人曰，‘何以利吾身？’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。万乘之国，弑其君者，必千乘之家；千乘之国，弑其君者，必百乘之家。万取千焉，千取百焉，不为不多矣。苟为后义而先利，不夺不餍。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，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。王亦曰仁义而已矣，何必曰利？”

孟子从山东到河南，来见梁惠王。大梁在开封这一带。梁惠王说：“叟！不远千里而来，亦将有以利吾国乎？”“叟”代表老人家，指上了年纪的男子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：老先生，您不远千里而来，为我的国家带来了什么有利的东西？这是梁惠王发问的话，孟子的话则是针对问话做的回答。是不是这段对话就是孟子跟梁惠王所有的对话呢？当然不是。我们后面还可以看到他和梁惠王有很多的对话。梁惠王一上来就问这句话，应该说符合我们前面在《列传》里面看到的时代的风气。他讲的“利吾国”，对我们国家有利的地方，其实是个特指，当时“以攻伐为贤”，富国强兵、合纵连衡，都是当时比较风行的，所以他讲的这个“利”实际上针对的应该是上面那些方面，你孟子在那些方面能给我的国家带来什么有利的见解。但是孟子没有具体说他是如何反对征伐，如何反对合纵连衡，而是一般性地讨论“义利”的关系。

“利”有一个对立面，在孟子看来是仁义，所以他回答说：“王！何必曰利？”干吗一上来就说利呢？这个利就是功利。“亦

有仁义而已矣”，“亦”是只的意思，说我们只要讲仁义就够了。孟子是给梁惠王所讲的功利问题中的利设置了一个对立面，就是仁义；用仁义和利这种矛盾、冲突和紧张来彰显他自己的主张。

王曰，“何以利吾国？”大夫曰，“何以利吾家？”士庶人曰，“何以利吾身？”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。

君王讲求怎么对自己的国有利，大夫讲求如何对自己的家有利。古代大夫的家不是我们今天的小家庭，是封建结构的一级，一般是指卿大夫（封邑）的家。“士庶人”，士是贵族里面最低的一层，庶人就是平民，他们也讲求怎样对他们自身有利。如果都是这样的话，这个国家就危险了。所谓“上下交征利则国危矣”，上，就是君、大夫；下，就是士、庶人等；征，汉人已经有了解释，司马迁在《史记·魏世家》里面解释这段话的时候，直接把“征”字解释为争夺、争取的“争”，作“上下争利，国则危矣”，我想司马迁的解释是对孟子思想的正确理解。如果大家都是把争取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，那这个国家就危险了。下面孟子就举例子说：

万乘之国，弑其君者，必千乘之家；千乘之国，弑其君者，必百乘之家。万取千焉，千取百焉，不为不多矣。苟为后义而先利，不夺不餍。

“乘”，一辆兵车称为一乘，有万乘兵车的国家就是一个大国。如果上下都争夺利益的话，一个拥有雄厚兵力的万乘之国，